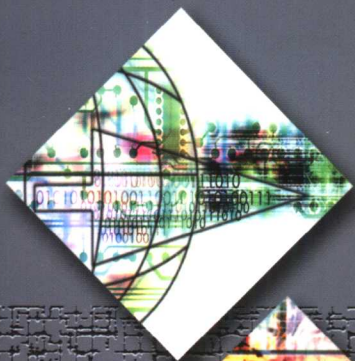


商务新知译丛



经济恐怖

〔法〕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尔/著



商务印书馆

商务新知译丛



经济恐怖

〔法〕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尔著 刘红雨 刘方译

商务印书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恐怖/(法)弗雷斯特尔著;刘红雨,刘方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商务新知译丛)

ISBN 7-100-04096-5

I. 经... II. ①弗... ②刘... ③刘... III.

经济危机—研究—西方国家 IV. F11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555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商务新知译丛

经济恐怖

〔法〕维维亚娜·弗雷斯特尔 著

刘红雨 刘方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096-5/F·485

2004年10月第1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0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7/8

印数 5 000 册

定价:10.00 元

某个夜晚,比如……

刚躲开我们遭受的经济恐怖

……一见猎队和团伙经过

他仍觥觥

阿尔蒂尔·兰波:《感悟》

不必让(人民)意识到被剥夺权利的真相:这种剥夺起初是不合理的,后来却变成合理的了;如果你不希望它很快完结,就必须掩盖这一现象的开端,让它被看成有根有据的,永恒的。

帕斯卡尔:《思想录》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明的圈套之中，生活在一个业已消失而我们却硬不承认其消失的世界，同时，这也是那些假政治家们声称能使之永远存在下去的世界。几百万人的命运被一个顽固的策略造成的时代错误蹂躏、摧毁，这个策略认为我们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即毋庸置疑的工作，永远不朽。

— 2

被人们颠三倒四地曲解为“职业”的工作，的确创造了西方的文明，而且这一文明正在主导着世界。工作与文明，两者如此相互混淆，以致在工作变为泡影的时候，人们也不曾对它的牢固程度，对它显而易见的状态，更没有对它的必要性正式提出过质疑。工作不是在原则上支配着所有的分配，从而使所有的生活得以维持吗？由此而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种种交易活动，似乎理所当然地如血液循环一般与我们生死攸关。然而，工作，这个一向被视为天然动力、被当做适合于我们进入我们注定会离开的奇异场所的游戏规则的工作，今天却变成了一个毫无内容的东西。

我们对工作，从而对失业这两个属于（或号称属于）

政治操作范畴的概念,如今已变得含混不清,我们为此而作的斗争,也有如堂吉诃德与他的风车抗争一般虚幻恍惚。然而,我们却仍然在提着一成不变的、有名无实的问题,很多人都知道,那些问题是得不到什么答案的,惟一可能的答案是被沉默蹂躏的芸芸众生的灾难,而人们正在忘记,众生的每一分子都代表着一种命运。那些过时的、徒劳的、令人恐慌的问题,可以使我们避开一个更为灾难性的恐慌:那就是我们还能在其中提出问题的世界的消亡。在这个世界里,提出问题的措辞是建立在某种现实基础上的,说得更确切些:是那些措辞建立了这种现实本身。这个世界的氛围与我们息息相关,无论它使我们受益或使我们吃尽苦头,我们都真心诚意地将这个世界视为自己的世界。我们细细研磨这个世界的残渣碎片,我们忙于东堵西补,以代用品修理一个不仅业已崩溃,而且已经消失了的体制。

人家同我们谈论危机时,说危机一结束我们就可以摆脱噩梦,这到底是为了让我们继续做什么样的梦?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我们面临的不是危机,不是小灾小难,而是巨变?不是某个社会的巨变,而是一种文明的非常急剧的变化?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新的纪元,但我们还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由于我们还接受不了,甚至还感觉不到一个时代正在消亡,所以,我们无法放弃那个时代,所以我们一天天地死守着它不放,将这个业已消亡的时代当做现实的、运转正常的时代,并继续遵守着丧失了活力的规则。为什么一个虚拟的世界,一个被不真实的问题

摧毁的梦游般的社会,随时随刻被投射在我们眼前?因为惟一真实的问题是,那些问题不但不再是问题,反而变成了我们并不愿接受的、刚开始就同时在走向灭亡的时代的规范。

是的,我们死抱着不放的,就是这个最令人敬畏的、业已成为神话的东西:这个将我们社会中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一切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工作神话。我们不顾一切地继续合谋相互交流直至彼此反目成仇;我们拼命延续深铭在心的陈规陋矩,全家毫不气馁地继续念唱着亘古不变的饭前经——如今家已破碎,但家人仍对过去的共同经历缅怀有加,对某种目标一致的团体生活经验恋恋不舍,而这种团体却是最惨烈的争端与最下贱的无耻行径的温床。能否把这叫做故土情节?能否把这称作有机之链:如谁都宁愿接受灾难,而不愿对目前的处境、对业已证实的损失进行清醒的认识;谁都宁愿冒险,却不愿认识和考虑属于我们的空间正在消失?

于是,什么草药疗法、老古董药典,什么惨不忍睹的外科手术、五花八门的注射(少数身体健康的人尤其能够受益),我们统统来者不拒。既权威又止疼的讲演、不厌其烦的陈词滥调、宽心丸儿一般魅力无穷而且可以掩盖对方痛恨无能的严厉沉默态度的老生常谈,我们呆呆地一概洗耳恭听,并为自己可怕的空虚得以排解而感激涕零,为自己在如此熟悉的唠叨声中自我宽慰而心安理得。

但是,在这套骗人的把戏背后,在玩这套官样化了的花招,这套人人皆知其无效的所谓“行动计划”,这套被观

众懒洋洋地欣赏着的表演的全过程中，却有人在经受痛苦的煎熬，这种痛苦是实实在在的，是刻印在时间长河里的，是永远讳莫如深的正史的组成部分。那是遭受牺牲的民众的无法逆转的痛苦，这意味着他们的赤子之心在一个接一个地被扭曲和否定。

“失业”，是目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问题。然而，在今天，这个词已丧失了它的真实含义，因为它如今涵盖的现象，已与它原先显示的早已过时的现象大相径庭。然而，别人跟我们一提起失业，就是一通不厌其烦的、往往是骗人的许诺，让人隐约看到数目少得可怜就业机会（削价的）已像特技表演一般投放市场，这个百分比，如果与数百万被排斥在工薪体制之外的人相比，就显得太可笑了。而且，以这个速度，这些人还会在那个体制之外徘徊数十年。那么，整个社会，他们，以及“就业市场”究竟处在什么状态？

当然，人家可以轻而易举地做点手脚，比如把在一个月內起码工作过七十八小时，即在沒有工作保障的条件下，每月完成不到两周工作的人数，从统计数字中一笔勾销，一下子，一下……就减少 25 万到 30 万失业者（注：1995 年 8 月 1 日）。咱们怎么就没想到这一招！别忘了，那些掩藏在统计数字背后的活生生的人的命运是否因此而有所改变，对他们来说那是多么无关紧要，那只不过是一种计算方式而已。要紧的是数字，即使它跟真实数字毫无关系，即使它跟任何有机的东西毫不相干，跟任何结果毫不搭边儿，即使它只展示了一次作弊！有趣的恶作

剧!正如前一届政府几个月前玩的那次恶作剧,当时他们为胜利欢呼呐喊,又惊又喜,神气活现:这么说,失业率是下降了?没有,当然没有。正相反,失业率又升高了……只是比去年的速度有所减缓!

然而,正当人们对着这些名目繁多的把戏目不暇接之时,数百万人,我这里强调的是人,被摞在了一边,他们惟一享有的权利,是贫困,或者说,是面对步步逼近的贫困的威胁。通常,他们先会流离失所,然后丧失社会对他们的尊重,进而丧失对自己的尊重,这份权利,他们还不知要享受到猴年马月,也许要到他们寿终正寝的那一天。说得夸张些,那是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或难民。他们有不光彩的感受:羞愧。因为,当一个人仅仅是一份统计表中偶然得出的数字时,他会以为自己的命运毁在了自己的手里(而且人家会鼓励他这么想)。

这是一群不想自暴自弃,或不想过分自暴自弃,过快自暴自弃而正在孤独地,或与家人一起合力抗争着的人。在这群人的外围,还有不计其数的人,正为自己可能面临同样的情况而提心吊胆。

最糟糕的并非失业本身,而是失业造成的痛苦,这种痛苦大多源于失业已与它的定义不相适应;与“失业”一词引申的意义不相适应,失业的原义已经过时,但它依然在决定着该词的定义。现实中的失业现象,已不再是该词所认定的失业现象,但当有人声称能找到解决办法时,当有人评价失业者时,却忽略了这点,并以被摧毁了的过去的印象作为参照。如今仍被称做失业这个词的当代形

式,其实从来没有人作过界定,它没有定义,因而从未被重视过。事实上,大家从没有真正议论过“失业”与“失业者”两个词语的含义本身所指的一切;甚至在这一问题已经被视为困扰社会的首要问题的时候,真实的失业现象反而被掩盖了起来。

在今天,某个失业者已不再指与某几个部门有关的员工被临时或偶然排斥在工作之外的人;失业者今天是在对付一场大裂变,一种可与海啸、飓风或旋风相比拟的怪现象,这些现象并不针对任何人,但任何人都不可能进行抵抗。失业者遭遇的是一种全球性的逻辑,这逻辑以取消我们所称的工作,换言之,即取消就业为前提。

社会与经济事务一向自称由工作创造的各种交易活动来支配,而工作却正在消失——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后果是很残酷的。然而,对待和评判这种消失的受害者,即无职业的人,却仍沿用职业充裕年代的标准。于是,那些人便对自己被剥夺工作机会产生了犯罪感,他们还一再上当受骗,对诸如好年景马上就到,倒霉的处境即将得到补救之类的花言巧语失去警惕。

结果,大量的、数目还在不断上升的待业者被动地、无情地被推到了社会边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因为他们成了社会的边缘人,他们反而与当代社会的某种常规不谋而合了(虽然人们并不接受常规的说法,甚至连那些被排斥在工作之外的人也不接受这种说法),这一来,他们便带头成了(有人正在提防这种现象)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尽管他们是这个社会最自然不过的产物。

在别人引导下,他们认为自己丢社会的脸,对他们视为使人掉价(既然已经掉价了)的处境尤其责无旁贷,自己甚至应受到谴责。他们为使自已沦为受害者的一切而深感内疚。他们以他们的评判者的眼光来评判自己,这种眼光是被他们自己认可的,这眼光首先视他们为罪犯,然后让他们扪心自问,是怎样的无能,怎样的失败倾向,怎样的缺乏诚意,怎样的错误,使他们自己走到了这个地步。尽管这些谴责是那么荒诞,但他们却无法摆脱对自我的全面否定。他们自我指责——正像别人指责他们那样——他们指责自己生活贫困,或指责自己面临贫困的威胁。从此,他们的生活便经常仰仗“社会救济”(而且是在贫困线以下)了。

8 无论是别人对他们的指责或他们对自己的指责,都源于我们的认识跟不上目前的形势,源于本来就毫无根据,而今又显得多余的陈旧不堪的观念,只是这些观念现在越发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越发变得荒诞不经了;而且它与现实毫不相干。这一切——绝非无事的——致使他们产生羞愧的感觉,致使他们自渐形秽,致使他们屈从于一切。除了逆来顺受,屈辱已使他们丧失了对事物的别样反应。

没有任何东西能像羞愧那样使人软弱,使人丧失一切动力。羞愧让人从根本上变质,变得萎靡不振,任人摆布,它使蒙羞者成为他人的猎物,这正是权力机构利益之所在,所以要借助于它,要强迫他们接受这种羞愧感;它能让权力机构在制定法律时不会遇到阻碍,在执行法律

时不会遇到抵制。正是羞愧感造成了目前进退维谷的局面；是它阻碍了各种形式的抗争；是它在拒绝戳穿骗局，使真相大白；是它在放弃对抗当前的局势。它打消了人们抗拒羞辱，要求政府对现状承担政治责任的一切努力，同时也是它，使逆来顺受的局面被人利用，也是它促成当局利用毒害人的惊慌感。

羞愧感应该被开价在交易所挂牌上市：它是获取利润至关重要的因素。

羞愧感是一个坚挺股，与引发羞愧感的痛苦，或羞愧感引起的痛苦一样。因此，这样的现象也就见惯不惊了：有人无意识地，或曰本能地去拼命重建或必要时去填补引起羞愧感和痛苦的一切，即业已消失和破产的体制，而这种体制的人为延续即使它人不知鬼不觉地、有效而又专横地愚弄和控制人民，同时又保护了“社会凝聚力”。

9 —

然而，从这一体制又浮现出一个根本性的、从不曾被人提出过的问题：“人是否必须‘配’活下去才能享有生存的权利？”有极少部分人，因为已经掌握特殊的权力、财产及与生俱来的特权，而终生享有生存的权利。至于除他们之外的所有的人，为证明自己“配”活下去，就得向社会证明自己“有用”，至少要向社会的经营者和支配者证明这点：也就是要向市场经济提供这一证明，因为经济从未像今天这样与生意混为一谈。“有用”在这里几乎总意味着“有利”，也就是对增加利润有利。一句话，就是“可被利用的”（说成“可被剥削的”，就有失体面了！）。

这种生存价值——或者说这种生存权利——得通过

履行工作职责,通过被雇佣来体现,而被雇佣又因此成为一个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整个社会体制只能是大规模的谋杀。

然而,当被雇佣的权利名存实亡时,当给人生存权的工作职责被禁止履行时,当强制性的东西变成不可能实现的东西时,人的生存权又会是什么样子?今天,谁都知道,通往工作,通往就业的路一直是被堵死的;出于全社会的无能,或出于某些人的利益,或因历史的走向,工作和就业权已被取消了——这一切看来似乎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从今往后,强行规定人们做子虚乌有的事,难道是正常的,难道是合理的?向别人强求不存在的东西,并将它作为人的生存前提难道是合法的?

而那些人在拼命将这一败局延续下去。他们顽固地把一个消失了的过去,一个走了味的模式继续当做今天的规范;把诸如与幽灵的竞赛、代用品的发明、无法兑现的物质分配统统作为经济、政治及社会活动的正式内容;他们继续声称如今并不存在死胡同,我们只不过在经受某些由可以弥补的蠢事造成的暂时麻烦而已。

纯属欺骗!只为给一个以工作为依据而非以丧失工作为依据的业已消失的社会树碑立传,多少命运惨遭扼杀!多少生命为他们许诺打倒的对手的虚假性而牺牲;为他们声称有意减少并能够控制的虚幻现象而牺牲!

我们是否能长久地接受被欺骗的局面,长久地把别人指定给我们的,也就是不存在的对手当做我们惟一的对手?我们是否继续对眼前的风险,对我们面临的真正的

灾难视若无睹？我们的航船已经遇难，但我们却（被他们鼓励着）不愿承认，我们宁愿待在船上，躲在熟悉的美丽假象里沉没，而不愿去尝试——也许是徒劳——某种自救的方式。

就这样，我们继续墨守着难以理解的常规！在这个永远难以消除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匮乏的时期，强求数百万失业者中的每个人——而且得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周复一周、日复一日——“锲而不舍、扎扎实实”地寻找压根儿就不存在的工作，也不知这该令人感到可笑还是可悲！他们被迫花几个小时、几天、几星期、几个月、有时几年的时间去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毛遂自荐，结果无济于事，因为统计数字早已把他们一笔勾销了。总之，一个人，在每年、每月、每星期中的每个工作日都跑到职业介绍所去等着被除名，这是否已经构成一份工作、一种职业、一种行业了？这能否算做一个职位，一份 job 或一种实习？这是否能算做一种说得过去的前途，一种合情合理的工作，一种值得推崇的消磨时间的方式？

这似乎更像一场表演，目的是证明工作常规永存不衰，与之相关的人员仍对此抱有兴趣，并满怀信心地到全国失业咨询服务处（或别的什么机构）的窗口前排队等候，那窗口后面可能有堆积如山的潜在就业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暂时地、莫名其妙地被几股逆流冲得不翼而飞了！不过，不翼而飞产生的空白倒还一枝独秀地存留了下来……。

让“求职者”接连不断地遭受拒绝与排斥，这岂非逼

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自己的无能？这岂非向公众灌输他们吃败仗的情景，并向公众宣传失败者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自食其果的观念（错误的）？而那些人们却是在为全社会的错误或曰某些人的决定，为所有人包括他们自己的糊涂付出代价！这岂非在展示他们的“悔过”，而他们无非是过错的参与者？一群被制服的人。

一群走投无路、束手无策、惨遭挞伐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面对着一个正在收缩的社会，险些被碾成齑粉。在这些一无所有的人与他们的同代人中间，正竖起一面越来越失去透明度的玻璃。正因为他们越来越不为人注意，正因为别人巴不得他们更加销声匿迹，在更大程度上被人忘却，被社会一笔勾销，再也难寻踪影，所以人们将他们称做“被社会开除的人”。然而恰恰相反，他们仍在社会里，不过被钉得死死的，他们是在被监禁，社会对他们的包容已深入骨髓！在那里，他们被敲骨吸髓，被吞噬，被永远打入另册；被就地放逐，就地抛弃，就地驱赶；他们在那里任人摆布，名誉扫地，但他们又那样令人尴尬：真是一群碍手碍脚的家伙！从没有全部清除过，不，向来清除得就不够！包容，太包容了，遭到了反对！

筹建一个奴隶社会，奴隶状态本身就给奴隶确立了身份，只能如此。然而，当他们的劳动已变得多余时，又何必担心自己的奴隶身份呢？于是，仿佛回应上述“浮现”的问题，又产生了另一个大家害怕听到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对盈利毫无用处，他活着是否还“有用”？

说到这里，也许会显露出犯罪的影子、先兆或迹象。

一个清醒的、考虑过分周密的社会小心翼翼地把整整一批“居民”(按照社会学家们欣赏的含义)引导到极度昏乱脆弱的境地:死亡的边缘,有时更远,这绝不是一件无所谓的事。迫使这群人东奔西走,乞讨工作,无论什么工作,无论什么报酬(也就是说最低报酬),即使是这类工作,也免不了对这群求职人进行宰割,这也同样不能等闲视之。而且,如果他们没有全身心投入白费力气的求职行动,公众舆论还要说,那些人本该全身心投入嘛。

再者,对掌握经济大权,即掌握实权的人来说,让那些曾参加过抗议、请愿、斗争的捣乱分子反过来对他们俯首帖耳,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眼见那些人哀哀求告,企图获得曾一度被他们嗤之以鼻,而今却被他们奉为神祇的东西,该多么惬意呀。同样,把其余的人控制得服服帖帖,也不是无所谓的事,那些人,尽管拿着工资,有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因过分害怕丧失自己那份珍贵的、稀罕的、不稳定的既得利益,惟恐自己也成为哀哀求告人群当中的一员,因而谨小慎微,噤若寒蝉。

看看那些人根据动荡的、越来越虚幻的、与《驴皮记》里的描述好有一比的劳动市场的需要,如何将男男女女们分别录用或一脚踢开——要知道,是他们依赖市场,他们的生活依赖市场,而不是市场依赖他们;看看那些人经常不被录用,将来也不会被录用,那时,他们,尤其是年轻人,如何在无边的空虚中苟且偷生,而这种空虚又被别人视为堕落,遭人憎恶;看看从此以后,生活怎样虐待他们,别人又怎样促使生活虐待他们;看看在人剥削人的背后,

还有更糟糕的情况：即丧失被剥削的机会；看看这一切，你又怎能不思忖：不可能被剥削，甚至再没有可剥削的，完全没有剥削的必要，剥削本身已经毫无用处，这一来，芸芸众生岂不会不寒而栗，而每个人不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吗？

于是，对上述问题作出了回应：“如果一个人对增加利润毫无用处，他活着是否还‘有用’？”，由此问题又引出下一个问题：“人是否必须‘配’活下去，才能享有生存的权利？”看到如此众多的人，甚至绝大多数的人被当成了多余的人，一种潜在的人人自危的心情会浮出水面，那是一种远非空穴来风的、弥漫性的惶恐。这些人并非遭到降格，甚至并非遭到排斥，而是：多余。这才是危害最大的。这才是……。

这一定论现在尚未宣布，还没有人明确地提出过，毫无疑问，甚至还没有人有意识地思考过。我们毕竟生活在民主体制之中。至于全体人民，尽管现在全体活人所遭遇的漠视与日俱增，这“全体”本身，依旧受到实际的关注，这与他们的文化，与他们深厚的情感有关，无论是先天的或后天的情感。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全体”还代表着竞选客户和消费客户，这就使“全体”得到另一层面的“关注”，并促使政客们围绕“工作”与“失业”两个被人们天天挂在嘴边的问题动员起来，把这些空洞的、至少是没提到点子上的问题官场化，并掩盖对事实真相的观察，然后在短期内对这些假惺惺的问题提出大量千篇一律的、软弱无力的答案。这里说的不是必须——毫无必要——